

卷六十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無成之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影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日，在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一、生、影、子、一、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筆墨，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此書能時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

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六十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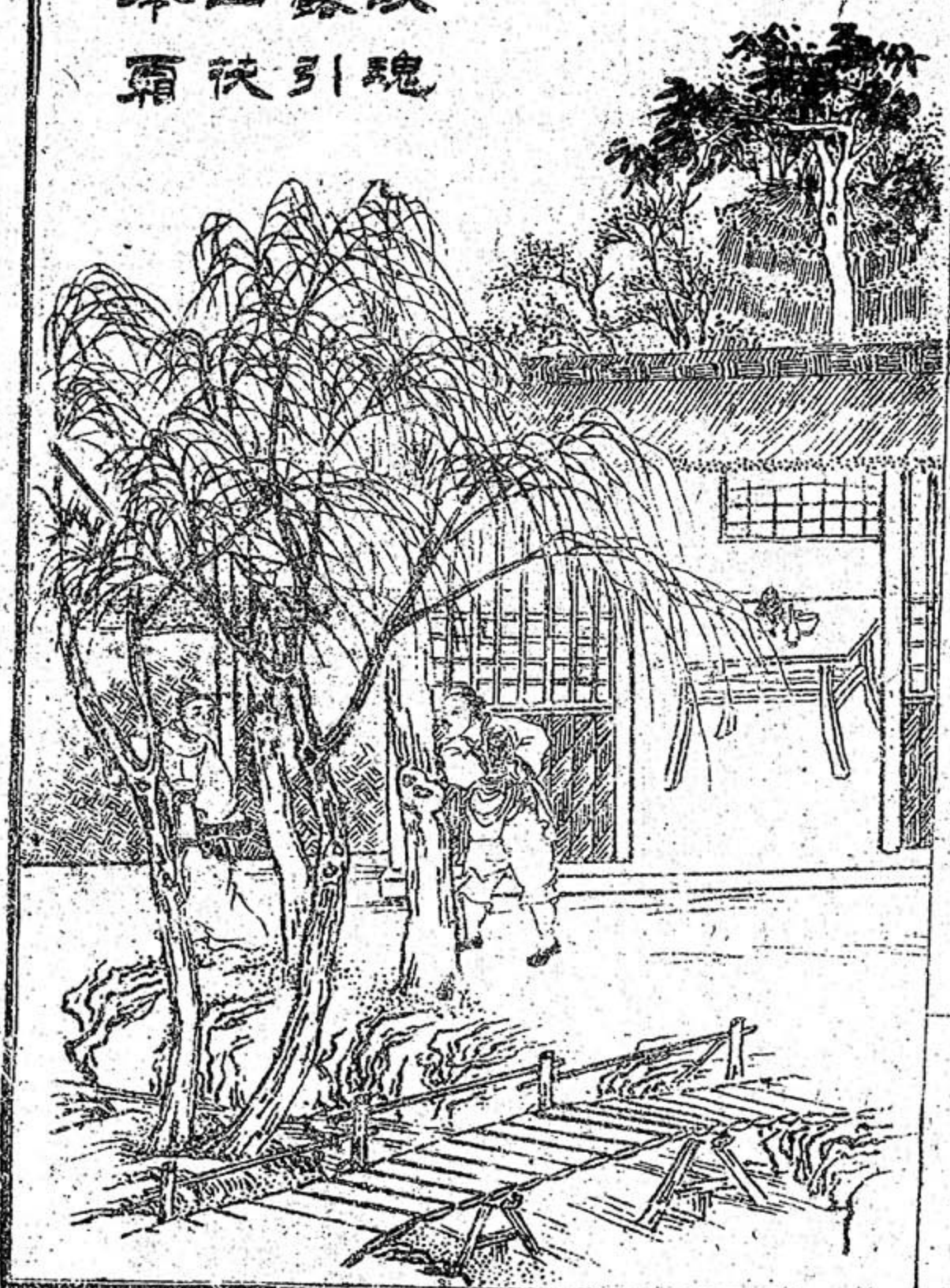
本草綱目
卷之六

菜粉松
荊替蕃



卷之六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翠山露引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了鬢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裏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餡餡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裏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裏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著寶姑娘說子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著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都都要回太太全放

叫春燕和媽向鶯兒說好話復囑不可當寶姑娘說面周到如是誰說者優者能之耶寶哥哥體貼入細真能處處到家

嬌字作一公體

吃過苦頭即能依順
因知強猶昔者未
易數觀

以上將燕鴛一段情
事已結隨手度入香
韻公案一為波瀾
習微稍是一為波瀾

寶玉點頭因環琮
二人在也妙在春燕
知意正是可人

舉動如在目前

使當時不表明是何
後來以茉莉粉換去
彼項三又烏乎知之
行文之細密乃爾

寶重之至自應收好

芳官明知環兒可欺
豈料緣此招禍亦所
發無鼻矣
也是怪脾氣
動作處俱寫得入情
芳官獨不思與寶玉
扯著時耶

擷確媚婢寫出環三
得意光景

宜有此言

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誑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道：「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器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環琮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裏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癩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為他想到，賈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腰向靴統內拈出一張紙。」

來托著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拈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拈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啓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著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拈些什麼給他們，那裏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啫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拈來。賈環見了，喜得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糝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與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媽閒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癩，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著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媽便說：「有好。」

世無趙姨娘在前此
事亦堪自無尊長
趙姨娘以至於此
殺有餘孽者那裏
知趙姨娘恨於怡
院中人久矣於怡
向兒子面前一力挑
唆豈是婦人所為

環兒與彩雲二人到
處遊覽得進退
趙老貨立意生事古
語云惡婦破家賈氏
禍起或由斯人

如此行為誰實使之
然耶
怕你便怎麼著實好
笑之至

兒子親供娘又何說

孩子之矛刺子之盾

二人到底還難進退
趙姨娘自取其辱者
又撞著一個好東西
真是乾柴逢烈火

說得直頭怒不住光

即趙姨自命何獨不
然倘稍自知分量誰
守還不及矣
何苦挑唆
得此一惡源而趙姨
之計更決矣只怕後
來大家掃臉

索性寫得十分暢足

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拏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著這會
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噪一場兒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
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
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
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
干趁著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倡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你這下流沒
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了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拏了一件
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著眼攬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
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
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肯去支使了我去鬧他
們倘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
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了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
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說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
裏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拏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

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
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
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拍著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
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
倡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
以粉作確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
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裏人家還沒拏進個什
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裏
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
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有限快把這兩件事
抓著理札個筏子我幫著你作証兒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
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些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
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
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著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

況有好覺手豈不得

想當日趙姨娘不是

錢買來的

誰又高貴如你趙姨

偏要扯兒子比寶玉

芳官也真說得好趙

不由他不哭鬧

芳官也不願聽你

兩邊夾罵一筆亦不

可少

學戲女孩乃與幾舉

何以身列衣冠過

著公事公憤或或頭

際尾或指東話西反

將四人心想一寫

寫得趙姨神氣活現

真妙筆妙文

了。意仗著膽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裏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著芳官罵道：「小倡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倡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拏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看小。看他的。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確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鬻頭的。姨奶奶犯不著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道：「休胡說。趙姨娘氣得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道：「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著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眾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悄拉襲人道：「不要管他們。讓他們

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願。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著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你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咬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裏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暈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執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眾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

只此數言探姑娘可謂苦心孤志矣。尤李二人不著一詞褒貶但順述探姑娘之言甚合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

探姑娘之言極一字一句不諱大體使讀者能如此豈不誠賢婦人哉。借周姨作鑒的是本地風光。意中明知有挑唆之入三姑娘真善能料事。

真難乎其為女者。真是沒有算計之人。

此時夏婆子何不挺身自認真是可惡的東西。

只怕不做那怕不破。

是三姑娘不肯造次。小蟬兒名初點出。

買糕引起後文芳官一節事。如小蟬者服春裝之役又是下一等了頭。

翠墨亦多管閒事人。

寫得情景逼真。

怕他什麼何不挺身出來為趙姨作見證耶。

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商議怪道了頭們說不知在那裏原來在這裏生氣呢。姨快同我來尤氏李執都笑道請姨到廳上來。趙姨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了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忍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咳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且回房去殺殺性兒別聽那說瞎話的混帳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豈不自出其醜。人家做弄心裏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裏探春氣得和李執尤氏道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噪一噪並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裏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作弄出個獸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著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裏那裏撈鍼去只得將趙姨的人拉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眾人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

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下處說了半天嘖嘖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了蠶們買東西眾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很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著些兒說著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著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兒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去討不是了說給你老人攔住道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麼知道的可又去討不是了說給你老人。

自是以後須改過遷
好柳家媳婦亦是書中
要人蓋爲五兒埋恨

卻是冷調之詞小蟬
始因夏婆子而亦不
滿於若輩耶
柳嫂與芳姑娘何
處動乃爾其備來看
佛面耶抑有所求於
芳姑娘耶

說來真是小女孩稚
氣聲口

癡態可掬

見機而作其山梁之
雌雄乎
活寫出小女孩賭氣
神情作者筆下真是
無字不有

原來柳嫂之殷勤
於芳官誠有所求也
隨手帶出玫瑰露又
是一重公案

不好再要便是再要
的話頭今人口中已
習慣矣
爲五兒大書特書以
平襲四人擬之作者
特擡高一層寫之以
其是書中要人也

幾個人多大家皆然

寫出柳嫂子作頭亦
不可少
敢與芳官如此熟拓

以上敘柳家託芳
官所說之話

不日說了一陣而曰
勸深不復顧及名理
順勢而下爲芳官忙
乎抑爲五兒忙乎

此亦翻送常事不料
以此取禍五兒真抱
不白之冤矣

家防著。就是了。那裏忙在一時兒。正說著。忽見芳官走來。把著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的。晚飯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放下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骯髒。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裏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裏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裏。乾乾淨淨沒動的。說著。便拏了一碗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拏著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搯頭。我還不吃呢。說著。便把手內的糕。搯了一塊。擲著。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嫂。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瞪著。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眾人都說道。姑娘們罷了。天天見了。就淘氣。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拏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自言著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

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起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卻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了。鬢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裏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服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裏寶玉正爲趙姨。娘。噪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噪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著。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

致瑰露是木回正文
不得波瀾便耐人領
在文實玉忙道此處
母女忙說兩邊之忙
其關心處雖異而實
同是一回忙

後將磚角上卻是此
種光景寫得真像

即就柳家言語中觀
之可知近日園中下
人等規矩大變管束
太寬

又是一種忙法
有這這怕巴結不上
去麼

五兒之情亦急矣

少兩人便有七八分
可想

到底這事性急者往
世之誤事者向五
兒推卸
不換時事而向五
兒推卸
不換時事而向五
兒推卸
不換時事而向五
兒推卸

是亦芳官受驚官蓄
微確之意也

可知大觀園中近日
都為尋事鬧則平
兒所云三四天工夫
關出十餘件事者固
非虛也
實玉之不分因
了芳官生事柳嫂之
事卻好兩相對以
見文章變換之法

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腳兒見芳官拏了一個五寸來高的
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裏面有半瓶臘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
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拏鏡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刺了這些連
瓶子給你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去
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
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
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託你攜帶他有了房頭
兒怕沒人帶著逛麼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
柳家的忙道阿呀呀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
芳官那裏吃著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道我這裏占著手呢五了頭送送
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著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
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裏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竝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瓊
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的兒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
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

要拏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裏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裏的事沒
尋著何苦來往網裏鑽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
冷老太太太心開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
如此說我卻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
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裏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
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裏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
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
西雖然是一個尋貴物兒卻是多吃了也勤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
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
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貨
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
非他娘道那裏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裏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
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著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
陽著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姪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吃了一碗心中

何不心乃爾

偏偏又是這一派人
家公現在掌庫又手
頭寬裕而難遊苗條
女齒盼錢者與錢
也。從。這。實。直。與。孤
難。腐。且。相。去。幾。何。
想。柳。家。父。母。必。向。五
兒。前。再。四。探。問。過。故
有。執。意。不。從。四。字。是
文。筆。簡。錄。法。

然則錢槐心目中倒
不肯割捨他
偏偏執意不從之
擲著定製弄成之男

下等八偏調補餐
將茯苓霜洗刷幾句
因亦是本回正文

應買母出門後各處
門戶嚴緊一節
可知買母出門後之
事果非一端

順勢而下又轉一帆

原是好東西。爽快頭目清涼刺的。蓋用紙蓋著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厮同他姪

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

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身又派跟買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

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會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

家父母。卻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也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

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

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娶

成。配方了。此願。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

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

吃茶就走。倒難為姑媽記望著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裏面傳飯。再開了出來。瞧姪

兒罷。柳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拏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

牆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

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簋子。茯苓霜餘

外。給了門上人。一簋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

白的。說。拏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

白滾水也好。我們想著。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了頭兒。送了家

去。他說鎖著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

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裏頭

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

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裏去了。裏頭三次

兩次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裏來了。這條路

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你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

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此回同下回。就平兒所說。三四日內。出了八九件事中。補敘兩三件。因與趙

姨探春平兒。司棋彩雲等。俱有干係。是以摘出補寫。此外與園內上房無干

者。略而不敘。是文章翦裁法。

趙姨之愚惡。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縱放。若非探春鎮以正靜。幾至不可

收拾而趙姨之蓄恨。芳官等之禍胎。已不可解矣。探春查誰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來。便難處分。隨手抹殺。省卻無數枝節。又偏有翠墨告知小蟬。小蟬轉告夏婆一層。以為積怨地步。用筆最細。寫芳官之無知恃寵。真畫出小孩氣象。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給伊姪。則茯苓霜亦無由而得。茯苓霜。五兒若不送給芳官。則玫瑰瓶亦無由搜出。真是禍福互相依伏。六十回。當與六十一回併作一氣看。纔事事俱有根由。

大某山民評曰

差輕人多。則人浮於事矣。寶玉房中尚如此。合府可知矣。

賈府之婢。與平襲鴛紫可列者。晴雯也。柳五兒。酷肖晴雯。以此類之。非過。此回仍是癸丑年春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六十終

第百四批

投鼠
忌器
寶玉
購賍

